

文章编号:1005-0523(2006)06-0079-05

论张爱玲的悲剧意识

李建波

(华东交通大学 艺术学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摘要:张爱玲像她身上所穿的奇装异服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子,其内心是凄凉的、孤独的。本文主要从张爱玲作品的故事情节、意象特征与她所处的客观环境、自身的文艺观的密切结合,剖析她的悲剧意识,解构小说中的悲剧文化。

关键词:意象;荒凉;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坛上掀起一股浪潮,她所创作的小说集《传奇》一出版,即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最畅销书。张爱玲生活、成名在40年代的海,她是那个时代的描写者。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里写道:“我板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里所说的新文学传统指的是“五四”新文学)这就给了张爱玲写作的空间。

“弱者的名字叫女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让人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憋气、惆怅、茫然、困惑。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以“人”的地位被社会所接受是有限的。尽管“五四”运动掀起了反封建的高潮,尽管现在已不再有原始社会通行的父辈以出售货物一样处理女子的规章习俗,但顽固的前辙痕迹仍然存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可以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玩女人,到后来,他的放浪渐渐显著到瞒不了人的程度,烟鹁要微笑着,忠心地为他掩饰。而烟鹁勾搭上了来做衣服的小裁缝,他就容忍不下,豁朗朗地把东西摔成粉碎,甚至拿石头座子向烟鹁掷去。《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看上了陪妹妹去相亲的白流苏,而反过来白流苏却成了勾搭他的罪人,遭到娘家人的风言风语:“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还污了刀”。男人的自

尊自傲,养成了优越的个性;主宰一切。女人的自卑自负,造就了一个低贱卑屈的习性。这是男作家所描写的女人形象,他们站在一个统治者的地位冷眼旁观被统治者的悲剧,而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女性有更深刻地了解,她笔下的女人不再安静。

张爱玲在目睹了姨奶奶、妓女老八的热闹、野蛮、癫狂、生命原始的混沌及泼辣和继母的凶狠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西方人把女人称为猫,东方的孔子也说:“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刁泼强悍的,从做女儿到出嫁到做母亲到做寡妇到做祖母,她几乎是没有停息地一路厮杀过去!没得到黄金时用利牙毒嘴全方位撕咬,戴着黄金枷锁时则用枷角大刀劈杀。《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柔美无助的葛微龙也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个与世有争的女子!更不消说那关起门来做小慈禧太后的姑奶奶了。《琉璃瓦》中的一群女儿与《花凋》中一群女儿,虽在锦绣丛中长大,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即使小可怜郑川嫦,也在临死前偷偷上街看了世界最后一眼,这是生命的最后一跃,然而在我们看到一点希望时,希望又破灭了。这挣扎就像狂风的嘶吼,没有迎来暴雨,在命运面前她们低下了头。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妈妈和姑姑经过不懈的努力,挣脱了封建家庭,出国留学了几年,最后还是过着艰辛的生活,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从而回到张爱玲所认为的那

收稿日期:2006-10-18

作者简介:李建波(1965-),男,江西萍乡人,本科学历,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党总支代理副书记,人文学院中文系兼职教师,现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硕士班。

种最后的现实,这个社会还是男人在主宰,女人的斗争只是提醒男人她们的存在,而没有丝毫实质性地位的改变.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也许她曾经有过幸福,在刚与汪伪政权的拥护者、文化汉奸胡兰成结婚时,她有过幸福,但幸福是那样的短暂,最终他们是分手了.她变得悲观,不再相信爱情.有的评论家认为张爱玲的小说,生活面比较狭窄,每一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婚姻爱情主题.但正是由于其自身的不幸,才促使她有兴趣去探讨生活中女人群体的不幸,甚至她小说中的女人比她更凄惨,她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因为姜家的权势曹七巧嫁到了姜家,进来之后才发现她的丈夫是个“骨癆”病人,她只能将就生活.霓喜十四岁时就像货物一样被卖到一个印度人雅赫雅的绸缎店里,给雅赫雅生儿育女.虽然白流苏与范柳原走到了一起,但这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地成全了她以爱谋生的权利.张爱玲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座城市的毁灭来满足一个女人的微小的平凡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欲求,这种艺术极限律的运用表现了张爱玲对人生悲剧性认识的哲学意义.现实是无情的,不会因为你是弱者而同情你,为了生存,女人们只能卑躬屈膝.张爱玲是那么不看重钱的人,可还得为了50元钱而发表《天才梦》.小说中的女人没有文化,不能像她那样来谋生,只有选择经营她们的婚姻.当然她们的婚姻有的只是物质.张爱玲自嘲女人“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并且不无刻毒地认为:“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为生存而结婚的女人,无异于长期卖淫!”这句话也许过于偏激,但分明是残酷冷峻的现实.《鸿鸾禧》中出身凋落大户的邱玉清,尽管高贵如广告上的“高尚仕女”,又兼学问深见识广,但因为穷,也成了个老处女才出嫁,嫁给近年来方才“发迹”的暴发户的同龄儿子类大陆,是下嫁还是高攀?谁说得清.《连环套》中的霓喜为了生存,先后嫁给了印度绸缎店主雅赫雅,同春堂的老板窦尧芳,英国工程师汤姆和.《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为了逃脱娘家人的排挤,为了今后有个落脚的地方,而勾搭上了范柳原.……女人的悲剧没有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延续.

在很多人眼中张爱玲是孤独的.她中学时的国文老师汪宏声都这样说她:“爱玲因了家庭里的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上长期萎靡不振.”她的衣着、言谈、行为都不趋时,不合流,孤傲不羁,很多地方让人感到不近情理,沉默寡言,对人冷淡得近于残酷,晚年更甚,独自居住在美国的一幢公寓里,不愿见人,连买东西都要通过门上的一个小洞传递.她离世约有六七天了.周遭的人这才知道,孤独的她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

孤独的她赋予了她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感.川嫦是善良而柔弱的,因而更为孤独.“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世界,她是个拖累.”(《花凋》)罗杰满怀爱心,但娶了个不省事的少女为

妻,新婚之夜闹得满城风雨,谁都不会去理解他,所有的人都视他为异类,陷于绝对的孤立,终于自杀.(《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人是孤独的,人与人的心灵被有形无形的“封锁”隔开了.在有形的被“封锁”的电车中,会计师吕宗桢与女助教翠远在诉衷肠,倾吐爱意,但这一段情缘只不过是或她一支幻想曲,一段“冥想”.当有形的“封锁”解除,他们又陷进了无形的封锁,仍然是陌路人,连那一点“幻想曲”也结束了.“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孤独所带来的“荒凉”的内心情绪,一切欢乐都包含着滑稽,隐藏着悲哀,满怀的希望终将成为泡影.

张爱玲内心孤独的同时,又是敏感的.张爱玲喜欢读英国作家毛姆的通俗小说,正是因为毛姆那审视人生的冷静客观的目光,那首尾完整娓娓动听的故事让张爱玲倾慕,很容易引起心灵的共鸣.张爱玲把笔伸向人性,她像一个高明的雕塑家,专门雕塑人的灵魂,把她的小说浸于人性之中,“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净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福斯特的这段话,仿佛是针对张爱玲的小说而发的.她说过,写斗争写壮烈,虽然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没有“美”,“缺乏人性”不能给人以“启示”,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为了给人“美”感,为了给人以“启示”,她专注于写人性,怀着近于残酷的冷冰冰的态度去解剖它们,让污血汨汨地流出来.她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有高尚的情操,没有一个有善良的心,“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互助,哪怕是父母与儿女”.这也许是张爱玲因提出留学被父亲关押在黑暗的小屋里,得了痢疾也不给医治所得出的深刻体会.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在某一方面得过“病”的男女,有伪君子,有神经质的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孝顺母亲,替弟弟笃保还债,娶亲,还替他安家养家.为了妹妹,对于单身或丧偶的朋友也格外热心照顾,替他们谋事筹钱.而他这样做不是本性的善良,而是为了得到被帮助人的敬意与温情的补偿,树立他是个“好人”的伟大形象,得到自我满足.不用说,佟振保是无法永远做“好人”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只是生活强迫他要去“做”,这就是他的悲剧.“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的这样两个女人.”两个女人象征着人的生存、生活追求,时而是物质的,时而是精神的.不管追求是哪一种,每次都因为牵扯着另一个而不了了之.追求只带来痛苦,永远达不到目的,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无法解脱的人生困境,人的一生,就是在这两种追求中挣扎,永远脱不出自造的樊笼,“人之初,性本善”.从小说看来,张爱玲是反对这种说教的.在佟振保身上,善是不得已的,善只是争取生存的手段.他所有的烦恼和痛苦,正在于他不仅仅有善,也有恶.善恶不相容,却又集于一身.人就是一个,人性却被分裂.《花凋》里的郑先生,到民国了,但他既不承认民国,也不用民国纪元.他好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从没有长过岁数.他养了一大群孩子,却对孩子健康不负责任.小女儿川嫦生病,他不

愿掏钱为孩子治病,认为这是花冤枉钱。可是,孩子死了,他却不怕花冤枉钱,假惺惺地在孩子墓前建造了白大理石的天使,特撰了一行充满讽刺意味的碑文:“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心经》中许小寒与其父亲的不正常的爱,女儿成了父亲与母亲婚姻中的第三者,当父亲为了转嫁这种爱情而爱上了和她年龄相仿的好友时,她却去责怪母亲没有看好父亲,让人可笑又可叹。《琉璃瓦》中的姚先生七个女儿,个个都漂亮可人。姚先生对此也感到惬意,然而,他并不想到他们的爱情与幸福,只把她们当作一种资本,作为自己晋升的垫脚石,掩盖在这温情脉脉的父女情面纱下的,是姚先生自己“职业上的发展”的利己欲望。当然他还有虚伪的一面,而《金锁记》中七巧对子女的迫害更为赤裸裸,为了保全用自己婚姻换来的金钱,为了留住那半个人,引诱子女吸食鸦片,逼死了年轻的儿媳。当女儿谈恋爱时,与儿子设局,硬生生地破坏了女儿的爱情。“生在上世,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这是拥有残缺不全的男女爱情与母爱的张爱玲内心的感慨。

然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又是“不彻底”的。他们还有不幸的一面,这才引起人们的同情,这也符合悲剧的一个特征:“剧中的人物有其正面的一面,人性只是在时代与社会下被推残,被扭曲的。”人在时代的阴霾下苟延残喘,徘徊不前。就连那些代表着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拜金主义的腐蚀下,也慢慢的没了目标,手足无措,从而走向堕落。张爱玲自己认为写得最彻底的人物曹七巧,开始时也是个健健康康的人,后来正是由于长期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加上她出身卑微,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里,人格受到歧视和侮辱,使她逐渐变成了一个心理变态者。

张爱玲是悲观的,她对现实失望,并由此热衷于暴露人性的弱点。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迅雨(傅雷的笔名)曾这样评价张爱玲:“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诚然,张爱玲这双美丽而苍凉的手,是写不出像鲁迅作品那样的“时代纪念碑”式的文章,但她那些反映平凡人的生活、平凡人的悲哀的作品,同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爱玲的荒凉感是与生俱来的,这与她的身世背景有关。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她的家庭有过前朝的繁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朝的贵族随着那个时代被赶下了历史舞台,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她的家庭也在败落的行列,张爱玲是勇敢的,敢于直面亲人,敢于直面人生。她静静地以旁观者的心态去观照这个没落的群体。但张爱玲又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时代的变化不可能不在她身上发生影响,尽管是潜在的,她还是感到压抑与痛苦。

封建大家庭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所依附的故事背景,她熟悉封建大家庭的一切,感受过其中的悲凉。在这种充满一切人间劣迹的大家庭里,是无希望、无情的。八岁就读《红楼梦》的张爱玲,受《红楼梦》的影响很深,但是《红楼梦》所描

写的封建大家庭与张爱玲小说中的是不同的,《红楼梦》中荣国府经历了从盛到衰的过程。而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是一出现就已经是破败衰微了,“说不上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花凋》)“风箫打地铺睡在窗户底下。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屋子里不够住的,因此这一间房里横七竖八睡满了下人。”(《金锁记》)“这世界在变,舅母卖东西过日子,表嫂将将就就的还在那调情打牌,做她的阔少奶奶,可是也够惨了。”“老太太怕她又借着这机会买上许多点心,也跟了出去,叫道:‘买点烘山芋,这两天山芋上市。’”(《留情》)这些家庭表面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内里却是靠变卖着以前的家底以维持生存,呈现的完全是一幅破败的景象,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封建大家庭中的“祖”的处境也是凄惨的,《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老太太,一方面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呼奴唤婢,子孙儿女早晚都得给她们请安表示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在白公馆里,他们的争吵跋扈就不避嫌,二楼的老太太听得一清二楚。当流苏求救于她的时候,她无言以对。只有在卖家当为子孙补贴时,“祖”才暂时恢复权威地位。这是时代造成的,首先旧式大家庭是逃往租界避难的一个“逃”字本身便意味着某种断裂。他们所依赖的土地及宗法统治等等都在“逃”中被削弱以至于剥夺,没有了祠堂、宗庙,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没有了使他们心闲气定,骄傲自大的根。这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次大扬弃。另外,他们的接受场地是租界,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也最多的大上海,这样“祖”这一辈只有完全隐没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封建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没有温暖,没有和睦。各自为着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利用,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争。生活在这样一种虚伪、无情的氛围里,人是悲哀的。

但张爱玲是勇敢而冷静的,这使得她能平静地生活在沦陷的上海,丝毫不畏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对为期三年的港战,除了叹息自己学业的被迫中断之外,只有平淡的一瞥。战争对张爱玲的感受是:去掉了一切的繁文缛节,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张爱玲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或许她只从某个视角某个层面作了展示,但因为身在其境又出了其境,那透视便少了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混沌,多了点清醒和深刻。

夏志清说,张爱玲世界里的恋人喜欢抬头看月亮。“月亮”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柔情蜜意。但张爱玲笔下的恋人看月亮时未必幸福。“那时天色已经暗了,月亮才上来。黄黄的,象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点灰,烧糊了一小片。”(《沉香屑·第一炉香》)用残缺不全的月亮比喻葛微龙残缺不全的爱情和被腐蚀的灵魂。“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

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城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金锁记》)《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一个生性乖戾而孤僻的青年大学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他的同学丹珠的父亲,文学史教授言子夜就是她母亲旧日的情人,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因而她母亲没能嫁给言子夜,而嫁给了他现在的父亲聂介臣。而聂介臣则因为她母亲没有爱过他而恨她甚至牵连到聂传庆。张爱玲没有直接描写她母亲嫁后的不幸生涯,而是用了这样一个意象来暗示他母亲的悲剧命运:“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在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绣在屏风上的鸟。”没有自由,没有生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读者从中可以想见她悲惨的一生。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些场面,是在雨的氛围中加以铺展的,那雨“还在哗哗地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桂花蒸阿小悲秋》)从而造成了一种凄清、荒凉的意象,同作品的悲凉基调相吻合。她还善于用“夜”的意象来暗示各种人物所生存的生活环境和未来命运。《沉香屑·第一炉香》和《心经》写的是混乱的夜;《金锁记》、《茉莉香片》写的是疯狂的夜;《年青的时候》写的是浑噩混沌的夜;《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写的是整个世界都在眼前熄灭的永恒的夜。这些各种各样的无尽的夜,是作品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的写照,也是作者内心情感的流露,她消极、悲观而看不到光明。那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那方形的水门汀建筑的房顶下,再往下掉,往下掉。”(《红玫瑰与白玫瑰》)那月亮,“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金锁记》)“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进习惯的泥沼里。”(《年青的时候》)“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栓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七巧“一颗心直往下沉坠”,范柳原“不由自主往下溜”。这种逐渐地向下坠落、沉陷的空间感觉,让人产生恐怖的荒凉。姜《传奇》写《再版的话》中,她也表述了同样的预感:“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无论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没落,都要成为过去,正因为如此,张爱玲所创造的意象中才浸透了那样一种不欲明言的没落感与悲剧感。

也许是母亲的的遗传基因吧,从小爱画画的她对颜色特别敏感,她特别能体味颜色的微妙复杂的调和,参差的对照。但再暖和的颜色在她的笔下也变得那么凄凉。“野火花虽然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窝在参天大树上,霹雳扒拉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倾城之恋》)“野火花高高开在树上,大毒日头照下来。”(《连环套》)火也不那么有人情味了,反而变得冰冷。“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火把

人烧成了灰,随风而逝。“炭的轻微的爆炸,淅沥淅沥如同冰屑。”(《留情》)生命中那固有的绿色也跳出了固有的生机勃勃,变得凄冷而阴森。张爱玲喜欢用葱绿配桃红,两种反差的颜色构成人们视觉上的刺激,从而引起内心的震撼,“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窜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倾城之恋》)大海的蓝,天空中的蓝色也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冷漠、苦涩的心灵的写照,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被妻子可怕的行为逼得走投无路的罗杰,把煤炉上“蓝菊花”般的火焰同妻子“一圈整齐的小蓝牙齿”映叠在一起,疑惧、羞耻、悲哀的心理溢于言表,一个有教养的正常人,竟被污秽的现实逼得几乎发了疯了。黑色与白色,不再代表着庄重与纯洁,而是死亡与贫穷的颜色。《花凋》中白大理石的“天使,十来双白色的石头眼睛,石头缝里白石的头发,白石的裙褶子,乳白的肉冻子,都是冰凉的。《金锁记》中芝孝垂死前所看的“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连环套》中的霓喜一辈子恨黑色,广东的穷人终年穿黑的,抑郁的黑土布黑拷绸,而对于霓喜来说黑色有一种忌讳,因为它代表贫穷与磨折,更多的还是死亡。这些颜色交织在一起,显得荒凉,罩着一重神秘性的恐怖,溶解在色彩的感性形式中,是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内容,明知道未来有着“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却还经不住现实世界对她的侵蚀。

“文如其人”,西汉杨雄《法言》中有这样的说法:“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一切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是作家主体与表现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主体与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并非每一个作品都是有“风格”的,但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应该是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张爱玲的《连环套》、《金锁记》等作品之所以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荒凉”,是与作者的身世、个性及审美心态有关。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荒凉”在20世纪文学的语义系统中,常指人(类)的一种存在困境,常与“荒原”意象,“荒原感”相沟通,而在张爱玲,“荒凉”就是个体面对现实的凄惶之感,“荒凉”是张爱玲悲剧意识最恰切的表述。

参考文献:

- [1] 胡幸. 张爱玲传[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 [2] 文学评论丛刊第十五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 [3] 塔娜. 张爱玲文玲[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 [4] 黄人影. 当代中国女作家论[M]. 上海: 上海光华书局, 1933.
- [5] 王剑丛. 张爱玲上海时期小说创作述评[J]. 中山大学学

报, 1988, (3).
[6] 王马平, 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J]. 学术月刊, 1997, 11.

[7] 超冰·张爱玲小说散论[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987, 4.
[8] 吕文章, 王巧凤·悲剧性别: 女人[J]. 批评家, 1989, 4.

On Zhangailing's Tragedy Consciousness

LI Jian-bo

(Arti School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i-ling Zhang was the legend of the times as the outlandish clothes she wore. But the legendary female was desolate from her heart. The article analyses her tragedy consciousness and deconstructs tragedy culture of her novels, mainly from novel story, image feature with her objective environment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sense.

Key words: image; desolate; tragedy mind

(上接第 59 页)

Trade Deficit, Stakeholder Groups and the U·S·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ZHOU Y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U·S· antidumping against China on the basis of U·S· trade deficit and callings of stakeholder groups, indicating that the increasing U·S· trade deficit strengthens its inclination for trade protectionalist, and stakeholder groups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U·S· antidumping conduction to safeguard theirs interests. At last this article builds an empirical model to lead to a concrete co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tidumping and U·S· trade deficit, U·S· unemployment rate

Key words: antidumping; trade deficit; stakeholder groups